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長三

宋 鶴林 彭 和 纂 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列

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碧虛子陳景元曰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

威不懼必果無迴跡其凶頑便施誅戮雖

有諫諍未嘗顧盼故曰勇於敢則殺懷道

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

有為不忍殺傷衆雖睚眦終懷慈仁故曰

勇於不敢則活

葉夢得曰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

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故同謂之勇

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殺即所謂強梁者不

得其死蓋推其理有取死之道焉故也勇

於不敢則活即虎兇無所投其爪甲共無

所措其刃者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

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

易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

活也故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

以慈為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

毒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也勇於果敢

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

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

今乃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

耶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戮

之為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伐之此

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

之

穎濱蘇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

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

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倖倖其或然而忽其

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

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

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逆天意揣

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

之也

王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

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

視以為法

陸佃曰觀之以彙理則剛強勝柔弱觀之

以真理則柔弱勝剛強故剛強天之所惡

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兩者敢與不

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為利謂其可活而

亦有端居偶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

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懼害者

達真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為也勇於不

敢則勇於無為也無為則任於自然有為

則因其或使有為之為害莫不甚於殺無

為之為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

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為天

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

之况非聖人者乎

陳象古曰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

也皆失其冲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
違也

葉夢得曰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
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所當活而活則害
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誑人不可

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
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
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雖疎而不
失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離萬物之
歸與之歸而不迂是謂不爭消息盈虛物
與之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
而善勝

陳象古曰天法道故如是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
物而萬物自尊之豈與人較其敢與不敢
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

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非由其勇
敢也

涑水司馬光曰任物自然物莫能違

穎濱蘇轍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
之而已

王雱曰天為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為敵乎

清源子劉驥曰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
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而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涑水司馬光曰隨其順逆應以吉凶

穎濱蘇轍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
不召而自來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
嘗呼召萬物而萬物背陰而向陽春生而

秋實暑往而寒來

涑水司馬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穎濱蘇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數
思夫又誰召之哉

臨川王安石曰陰陽代謝四時往
盈虛與時偕行故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臨川王安石曰以其常易故坦然以其知
險故善謀

穎濱蘇轍曰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
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
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
者

碧虛子陳景元曰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
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

幽明難逃是謂不失

穎濱蘇轍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
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

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達真子曰皆其自然之所致惟勇於不敢者能同也蓋能同於天則能同於道矣

黃茂材曰四者天之道也人能順天則存不能順天則亡無謂其道闊遠可得而欺也

程大昌曰天之覆物也廣矣苟於細小之地而致察焉則效近而力狹所謂三年生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少矣正其理也夫惟總大畧小則夫不能致察於初大類乎疎矣然要其終驗其大則夫一定而不爽者常可必也故曰一雀過井必得之則以一人而候一物者耳以天下為之籠而雀無所逃此明於用大者之論也世之疑天者始如夏葉有一黃落而執之以為不純乎陽冬枝而有一華實而指之以為不純於陰豈其可與論大者哉周之與也商之賢者不間在亡皆得伸氣而伯夷叔齊餓死

于首陽之下至于漢之武帝暴古好儒而司馬遷獨受刑辟故遷發憤於夷齊以舒其怨而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者非善人耶此以一葉焦枯而議夏以一枝華實而疑冬者也遷蓋好黃老而不得夫恢恢之大旨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宜執而殺之孰敢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木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連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給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今而恐懼於良民哉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天死

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含哺而嬉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滄茫雖百年之俎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共生者未有不先與奇變姦詐之心而矯其法也姦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之欲其姦詐絕蹤而誰敢犯之者

頴濱蘇轍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其手足

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達真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慈所適者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畏死奈何以死馬懼乎言雖懼亦無如之何也陳象古曰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黃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

015 A 1100-3

其任獨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

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

匠者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

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用收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頴濱蘇轍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

異亂在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

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

也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

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

其身矣

清源子劉驥曰然司殺者造化也萬物之

自生自殺有造物者主之不假人手若以

人為代造化生殺是猶代大匠斲也代斲

且不免傷况代殺乎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偽滋起
民失其撲

碧虛子陳景元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

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又有擊鮮玉食

之厭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

涑水司馬光曰擾之故難治

頴濱蘇轍曰上有為導民亦以有為

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黃茂材曰賦歛重而民力困故饑法令煩

而民心詐故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於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故僻邪侈

無不為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

而民亡本業矣亡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

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

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過白刃而不驚故曰

是以輕死

涑水司馬光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
以利喪其生

頴濱蘇轍曰上以利欲先民亦爭厚其
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王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

厚則求欲無已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多欲則厚於用

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驪之飢寒

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陳象古曰迷於愛慾忘其患苦衆人之情

也

黃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

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貪生趨利者如羊之

就屠以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卑

謙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之險熾

亦陸沈而安穩是以有異乎貴生者也自

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

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涑水司馬光曰外其身而身存

顏漢蘇轍曰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

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王雲曰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陳象古曰無以生為道之妙也

葉夢得曰由是言之惠民之難治而有為

以治之豈若無為而使之自治恐民之飢

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食也

黃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

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為者以民矜生大

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

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過將以盡吾一生之

懼此言所以祛其惑耶

程大昌曰單食飲亦可以飽而必以食

前方丈為事則失於太厚也充方丈之食

而推其所自來則豈其易辦也哉攫金忘

人犯龍而探珠折一臂而期得國亦將甘

心為之雖水火兵刃悉皆無避則或因生

生以致喪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

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

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

沖和衰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

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也

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而真一之精竭形

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強也無情者以氣聚

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開元

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為

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也為柔弱之行

者是出生之類爾蔽君平曰陽氣之所居

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

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

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

氣之所托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

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潤滑生之區宅也

顏漢蘇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

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

弱處上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共之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

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為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

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

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

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

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裔以

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

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遠亡王莽既篡

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

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

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強則不勝

之明驗也

臨川王安石曰共者不順之辭故曰木強則共

王雱曰伐而共之

達真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是以兵強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強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顏淵蘇轍曰物之常理精者在在上粗者在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剛強

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強則折其文為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為正

葉夢得曰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以兵強天下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益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關元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哀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益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之為損益損上

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之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關元引證深得之矣

顏淵蘇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欻之於已而施之於物者也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有餘

黃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眇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御注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節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括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

頴濱蘇轍曰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則亦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

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為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為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黃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為室以無何有為鄉以日月山川為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沆瀣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為之然亦何嘗恃其為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道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道真經集注卷之十八

宋 鶴 林 彭 著 纂 集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為小大隨器而為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騁堅而強者皆不能勝之矣陳象古曰水之為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改